

唐缺
TANG QUE
作品

九州

如若让你永翔于天，告诉我，你愿付出何种代价？

殇翼
Shang Yi

潘海天、今何在、斩鞍、楚惜刀
等全体九州创作者诚意推荐

梦魇般的永翔血翼，是至顶的力量，抑或是逆天的刑罚
九州大地上最惨烈的内乱与战火中最纯净的爱情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明眼天卷
CIS GROUP

唐缺
TANG
QUE
作品

九州
殇翼
Xiao Yi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YANJI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M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州·殇翼 / 唐缺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04-6229-1

I . ①九… II . ①唐…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1908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长篇小说·青春文学

九州·殇翼

作者: 唐 缺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潘 良

特约策划: 邢越超

特约编辑: 尹 晶

图片绘制: 伊吹五月

封面设计: 吕彦秋

版式设计: 李 洁

内文排版: 百朗文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229-1

定 价: 2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序章之一 诞生之夜



云轻瑶出生在夜沼。父母双双惨死的那一年，她刚刚四岁。

如果你要问，九州大地上最恐怖的地方在哪里，夜沼绝对会在候选名单里位列前茅。这片位于澜州南部的广阔区域，由一连串瘴气弥漫的湖泊和沼泽地构成，中间夹杂着阴暗的黑森林，据传其中还有各种凶恶狰狞的怪兽出没，历史上向来都是人迹罕至之地。

后来在战争年代，澜州的羽族和人族发生了激战，最终的结局是羽族战败了。一群羽人被人族军队押送着一路南下，将要被驱逐出澜州。当这支奇特的队伍行进到夜沼附近时，那位人族的将军出人意料地停止了进军。

“这里是个好地方啊，”他说，“不必把他们赶出澜州了，夜沼最适合让羽人居住。他们不是喜欢森林吗？这里就有足够广的森林。”

云轻瑶的祖先就在那一批被押送的羽人当中。那些身份卑贱的羽人无处可去，只能在夜沼定居下来，在剧毒的瘴气、恶劣的气候、贫瘠的土地以及杀人的怪兽中艰难地生存下来。几百年过去了，这些羽人并没有绝种，反而顽强地发展成一片繁荣的村落，让偶尔来到此处的游历者们大为吃惊。有一位叫作邢万里的旅者，在他的作品《九州纪行》里这样记录道：

“人们一直以为，瘦弱的羽人离开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大森林就会一无是处。但只要来到夜沼，你就能发现，原来这也是个永不屈服的种族，也有着同样坚忍的心。”

没有人能想到，这个象征着羽人精神的村落会在一夜间被一种诡异的方式摧毁。虽然在此之前，这场灾难已经有了一些征兆，但一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个村落的毁灭与一件足以改变整个九州命运的大事件有关。



那时候云轻瑶正好四岁。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跟着村里的大孩子们到那些冒着气泡的沼泽里去探险，滚上一身泥水回家，然后被父母责打一通。羽人的骨头是中空的，所以身体比人轻灵许多，即便踩到沼泽陷入坑里，也能挣脱出来，这也是羽人们能在人族无法涉足的夜沼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父母的责打多半也只是象征性的，挨打之后的小女孩儿毫不在乎，擦干泪水便立即把大人們的训诫抛诸脑后，仍旧跟着别的孩子冒险，乐此不疲。但在这一年的四月，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四月初，夜沼突然来了很多人族，足足有一百多个。这些人大多长袍裹身，遮住头脸，透出一种神秘的气息。他们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却让村子里的人都陷入了恐慌。

“那些都是秘术师啊！”父亲对母亲说，“千万要离他们远一些！”

秘术师？云轻瑶对这个概念不甚了了，父母又不愿意多解释，她只能询问一起玩儿的孩子们。有一个孩子比旁人略略多懂一些事，便向云轻瑶解释说：“秘术师嘛……就是一些怪人，可以在手里变出火焰，变出冰雪，变出雷电。最可怕的是，他们可以用秘术杀人！不管隔多远，只要手轻轻指一下，你就会死！”

好可怕。云轻瑶吓得不敢，从这天起，她就不敢轻易靠近那些秘术师，生怕自己被指一下就变成了尸体。她只是躲在远处观望，看见那些秘术师指挥着带来的工人在沼泽深处筑起一间间的石屋，又用秘术催动一种黑色的藤蔓快速生长，在夜沼圈出了很大一块地盘。当藤蔓形成的围墙严丝合缝地结合在一起后，秘术师们就将自己关在藤蔓的范围内，再也没有出来。

没有人知道他们圈出这块地是为了什么。每隔十来天，就会有车队到来，从围墙上唯一的缺口处送进食物给养，然后迅速离去。眼见秘术师们并没有做出什么威胁村庄的事，村里的羽人心情逐渐放松下来。

一个月之后，一个小孩儿禁不住好奇，悄悄从藤蔓围成的围墙上翻了进去，第二天，他的尸体出现在村口的一棵老树上。尸体上见不到任何伤口，甚至没有流一滴血，但人就这么死了，浑身冰凉，毫无呼吸。传说中秘术师杀人就是这样。

这是一种明白无误的警告。孩子的父亲想要去和秘术师们拼命，被村里的其他男人极力劝阻住了。村长对这位手握弓箭的父亲说：“他们如果愿意，可以很轻松地把我们整个村子都夷为平地。我们在这里生活已经很艰难了，不能白白送死啊。”

最终没有人去报复，只是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最严厉的警告：绝不允许靠近围墙半步。孩子们只能离得远远的，和大人一起望着那道代表着死亡的藤蔓之墙，胡乱猜测着里面的人究竟在干什么。秘术师是一种很稀罕的存在，每一个秘术师都是很了不起的，现在一下子上百个秘术师聚集在一起，他们一定是在进行着一桩伟大的事业。

似乎是为了印证羽人们的这种猜测，两个月之后，夜沼区域内开始出现种种异象。仿佛整个澜州的乌云都聚集在了夜沼上空，天空总是一整天一整天晦暗难明，时常有闪电划过。而村民们困惑地发现，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种植的作物忽然长势奇佳，某些本来应该八月甚至九月才成熟的作物，在七月来临时就已经成熟了。动物反倒是越来越少，人们时常可以见到成群结队的沼泽蛙蹦跳着离开这里，鸟群也不断向远方飞去。

很显然，夜沼的环境在发生着一些奇怪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毫无疑问和这一带来此圈地的秘术师有着直接的关系。村民们越来越担心：假如连夜沼这样恶劣的环境都要继续变异的话，他们该去哪里生存呢？

更令人不安的事情还在后头，有更多的秘术师来到了夜沼。他们视羽人们若无物，在藤蔓墙之外布置了第二个包围圈，一个个显得神色凝重、心事重重。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期待某些事物，同时也在害怕某些事物，而这当中，害怕的成分占得更多一些。

“两百多个秘术师，可以打败一支军队了……”村民们不安地嘀咕着，“他们跑到夜沼来究竟是想做什么呢？”

他们完全没有阻止秘术师的能力，所以除了提心吊胆地等待之外，并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日子就这样在不安中一天天流逝，直到七月七日的夜里。

每一年的七月七日被称为“七夕”，对羽族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羽族飞翔，依靠的是用精神力凝聚而成的羽翼，而这一凝聚过程主要受到明月

月力的控制。不同的羽人由于体质不同，飞行能力也不同，大多数羽人只有在每年明月月力最强——也就是七夕这一天才能展翅飞翔，所以七夕又被羽族称为“起飞日”或“展翅日”，是这个飞翔的种族一年一度的盛事。

所以七月七日的夜里，夜沼的羽民无人入睡。他们准备好了鲜花、红绸、新鲜的蔬果——羽族是一个以素食为主的种族——兴奋地庆祝着七夕。当明月光芒最盛的那一刻到来，羽人们站在空地上，感受着明月的召唤。他们的背后慢慢展现出冰蓝色的弧光，那道光越来越亮，逐渐凝聚出羽毛的轮廓。最终，蓝光散去，一双双洁白的羽翼高扬而起，带着羽人们离开地面，飞向空中。按照贵族们的标准，这些生活在夜沼的普通羽民大都属于血统卑贱者，飞行能力普遍较弱，每年只能享受这一次畅快淋漓的飞行。

地面上剩下的只有那些还不到飞翔年龄的小孩儿，以及少部分终生都无法飞翔的无翼民。他们羡慕地看着自己的同族在夜空中自由驰骋，同时也分享着他们的快乐。但当飞行刚刚进行了一小会儿的时候，一个耳朵很灵敏的无翼民首先听到了一些不一般的响动。

“大家安静！我听到了一点儿声音！”他喊道。所有地面上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很快，不只是他，其他人也都听到了那个声音。那是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像是某种低吟，或是夏夜轻风的呢喃，或是一条即将断流的小溪的潺潺之声。但那声音很快开始不断地扩大，声势越来越惊人，渐渐变得像冬日的狂风咆哮，或是无数只野兽聚在一起发出嘶吼。声音的来源确凿无疑——就在那些盘绕的藤蔓之中。

毫无疑问，秘术师们捣腾出了些什么东西。羽人们把视线转向远方，惊讶地发现藤蔓围绕的地域闪亮着一团紫红色的光晕，映亮了半边天空。那道光晕不断变换色彩。在四岁的云轻瑶眼睛里，那闪耀不定的七彩光芒十分美丽，但身边的大人们一个个都显得无比紧张。他们紧盯着那奇特的光团，耳朵里听到那呼啸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

一直站在地面上的村长首先意识到了危险的临近。他年纪太大了，已经没有足够的精神力来凝出羽翼，所以也留在地上。此时，他高昂起头，大喊起来：“快点儿落地！别再飞了，全都下来！”

云轻瑶肯定，飞在天空中的羽人们听到了村长的召唤，但他们一个个在空中盘旋，怎么也落不下来。隐隐约有叫喊声从高处传来：“我们没法儿控制羽翼了！”“是翅膀带着我们在飞！”“我们不能控制羽翼的凝聚了！”

村长的手死死握住拐杖，看着天空中那些无法降落的村民，虽然满脸焦急，却也无可奈何。云轻瑶这时候还不能理解村长的焦急，她只是仰起头，努力在天空中寻找着父母的身影，心里想着：他们要永远这么飞下去，再也不下来了吗？那样倒也挺好玩儿的呀，是不是可以在天上安一个家呢……

她正在出神地遐想着，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那些从藤蔓的范围内放射而出的七彩光芒陡然变成了刺眼的白光。捂住耳朵的同时，云轻瑶觉得身边的空气都起了某种异样的变化，好像有什么极细微的东西混在了风里，轻轻地擦过皮肤，但要仔细感觉又很难捕捉到。

与此同时，地面上没有起飞的羽人都发出了惊叫。因为随着那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空中的羽人们像是被卷进了一个看不见的旋涡，开始急速地在半空中打转。那是一个无比怪异的场景，天空仿佛被装进了一个透明的水晶鱼缸，而羽人们则成了缸里的鱼，随着水流旋转，完全不能自主。

云轻瑶终于找到了父亲的身影，由于离得太远，她并不能看清父亲的表情，只能看到父亲就像一片无助的树叶，在天空中飘零旋转。他的双翼已经完全停止了挥动，身体却仍然没有半点儿下落的迹象。

“爹！”云轻瑶终于惊呼出声，但什么都不能改变。当那道白光的亮度达到极点时，整个大地都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一股强劲的旋风从夜沼中央刮起，迅速蔓延开来。旋风中带着某种隐隐的灼热，云轻瑶情不自禁地伸手捂住了脸。

接下来的一切她都是从指缝间看到的。飞在天上的羽人们停止了旋转，但也没能够落下来，相反，他们还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他们的身上开始闪烁出亮蓝色的光芒，与凝聚出羽翼时的光芒相仿，但这次是全身都在发光。

“他们的精神力失控了！”村长的嘶吼近乎哀号，“完了！”

这一声“完了”，正好给接下来的悲剧做了完美的注脚。正当云轻瑶怀疑自己的父母会不会一直上升到月亮上面去时，所有的羽人都在一瞬间爆出了一团极耀眼的蓝色火花。火花散尽之后，他们像石头一样迅速地坠

落下来。

在这个起飞日的美好夜晚，羽人们一个个从高空坠下，重重地摔在地面上。即便他们的身体再轻盈，从那样的高空坠下，结局也只能是摔得四分五裂、血肉横飞。

云轻瑶并没有见到父母的尸体，因为羽人们坠落的现场过于惨烈，村长不许孩子们靠近。她只能躲得远远的，看着村里仅剩下的二十来个成年人——其中大多数是老人——收拾着地面的残骸，不时有人忍不住呕吐。七岁以下的小孩儿围在云轻瑶身边，和她一样茫然无措。仅仅是一刻钟的时间，所有的孩子都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成年亲人，这样的剧变甚至让他们要到好久之后才顾得上哭泣。而对这个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的近乎奇迹的羽人村庄而言，这个夜晚宣告了奇迹的终结。这个村子损失了九成以上的人口，尤其是几乎所有的青壮年。事实上，它已经死了。

幸好这时候九州大地正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澜州北部的擎梁半岛也仍然处于羽族的控制之下。老人和无翼民疲惫不堪地掩埋掉所有的尸身之后，村长做了最后的决定。

“你们要离开夜沼，向北方去，”村长躺在树屋里，每说一句话都要咳嗽很久，“向北方去，穿越人族的领地，一直到达澜州北部的擎梁半岛。那里是羽人的家，你们都去那里，才能活下来。”

“可是，这里才是我们的家啊！”云轻瑶说。在所有的孩子中，她是唯一一滴眼泪都没有掉的。

“家……已经没有了。”村长叹息着合上眼睛，枯瘦的双手摇晃着，“你们快走！把我留在这里，让我最后一次守护这座村子。”

关于这个晚上所发生的事件，还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天明之后，一支人族军队来到了夜沼，他们从那道藤蔓围成的墙里抬出了许许多多尸体，这些尸体正是之前把自己圈在其中的那些魔术师的。他们和在起飞日飞起的羽人一样，遭遇了灭顶之灾。

而原本驻守在外围的魔术师们虽然没有死，但情况似乎比死也好不到哪

儿去。云轻瑶悄悄靠近偷听到了一些士兵的对话，虽然她听不太懂，但还是硬记了下来：“……里面离得近的全死了，外面的没死，但全部失去了知觉，能不能活还不知道呢。”“……听说好像是精神力被某些外界因素激发到了最大，然后被吸干了，真是太可怕了。”

此外，他们像筛沙子一样把这片区域仔仔细细地筛了一遍，羽人们不知道他们在寻找什么，但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东西一定对他们十分重要。但他们花了很长时间，一直到羽人们开始搬迁的时候都没能够找到。云轻瑶有一种感觉，他们所要寻找的“那个东西”已经逃离了，但它一定还存在，一定还存在于某个地方，等待着时机亮出它尖锐的獠牙。她并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不知道那个恐怖的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它和这些魔术师究竟是什么关系，但她知道，它还活着，它还会再出现。

它还活着，它还会再出现。



此事发生在夜沼之夜的十年之后。地点仍然在澜州，距离夜沼不远。

梁纪最后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装备，精钢短剑、长钩索、浸过毒的飞针、发射毒针的吹管等等，完全符合一个飞鹰组组员的标准配置。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开始猜想这一次的任务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按照规定，所有飞鹰组的成员只能做到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而不去打听自己不该打听的事情。

但梁纪还是忍不住好奇，而且他相信自己所有的队友都会感到好奇。从一开始，飞鹰组被带在这支部队里就很奇怪。这原本是一场大规模的军团作战，己方出动了十万人马，敌方的力量虽然稍弱，也有数万之众。按道理来说，双方应当在山地和平原中展开一场场激烈的混战与厮杀，全都是正面相抗，在那样的刀光剑影、万箭齐发当中，飞鹰组这样的特训斥候部队并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事实上，战事进行到现在，己方的军队一路大捷，已经稳稳占据了优势，而飞鹰组一次也没有出动过。

奇怪了，难道是要用飞鹰组去暗杀对方的首领？梁纪一直在做着猜测。但也不太像。因为眼前的战事十分顺利，估计不出半个月就能取得大胜，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动用飞鹰组。每一个飞鹰组员的培训成本，至少是养一个普通士兵花费的一百倍，如无必要，一定会避免折损。所以他只能这样猜想：大概是己方统帅预先认为战况可能不利，于是带来飞鹰组备用，只是现在一切顺利，就



用不着了吧。

然而就在今天中午，飞鹰组接到了密令：养精蓄锐、休息半天，日落后全员出发。多年来的严苛训练让飞鹰组的成员们立即接受了命令，迅速回帐篷准备武器和睡觉，没有人多问一句。但梁纪相信，同袍们都和自己存在着同样的疑问——我们究竟要去做什么？

无论怎样，太阳落山，黑暗慢慢笼罩了大地，出发的时刻到了。所有的飞鹰组成员聚集在一起。他们有些意外地发现，除了往常负责带队的头儿——通常被称为“鹰眼”——之外，还多了一个领队的人。这个人脸上戴着狰狞的面具，让人看不清他的面孔。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往常向来对他们满嘴粗口、动辄打骂的鹰眼，竟然对这个人十分尊敬。鹰眼下达的命令更是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了这一点。

“今天的所有命令，由他下达，他就是今天的首领。”鹰眼说，“你们必须听从他的命令，比听从我的命令更加服从。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所有的飞鹰都大吼道。但他们心里实在不太明白。飞鹰组基本上是独立于军队系统外的斥候队伍，即便是军队的统帅也不能越权指挥，但这个人能够凌驾于鹰眼之上。

于是疑问由一个变成了两个：我们究竟要去做什么？这个蒙着脸的指挥官是什么人？

组员们把疑问存在心里，默默地跟着这位蒙面的首领出发。队伍进发后不久，组员们产生了第三个疑问：我们要去哪儿？

这位蒙面首领带着所有人，并没有奔向敌人的老巢，也没有奔向情报里提到过的敌方首领可能藏身的三个秘密据点，而是一路朝着夜沼方向疾速进发。夜沼的环境十分恶劣，只有羽人那种轻灵的身躯才有可能在那里勉强存身，人族在那里是待不了太久的。而且没有任何情报表明，敌方的领袖有可能远离自己的部队，藏身于夜沼之中。

服从命令是飞鹰的天职。虽然他们头脑里疑问重重，但仍然毫不懈怠地在满是泥泞的道路上奔跑着。这是一群经过炼狱般训练的战士，像这样疯狂的高速夜行军，对他们而言根本不算什么。寂静的夜里，只能听到一连串急促而轻微的脚步声，这一大团黑影向着夜沼移动而去。经过半夜的高速行军，这支精锐部队进入了夜沼地带，脚下的路开始变得异常难行。那些泛着泡沫的沼泽地，有些地方可以下脚，有些地方稍有不慎就会让人迅速下陷，遭遇灭顶之灾。而四处纷飞的毒虫以及隐藏在暗处的毒蛇和毒蛙也都给行人带来了巨大威胁。

一边小心脚下的陷阱，一边驱赶着毒虫，还必须在黑暗中寻找方向，体力的消耗非常大。进入沼泽地没多久，飞鹰们个个都发出了急促的喘息声。终于，有一名飞鹰脚下踩错了一步，一下子陷入了沼泽中，身子飞快地下沉。幸好在他身边的同伴反应足够快，赶忙抛出钩索，他抓住了钩索，慢慢被拉了出来，幸免于难。

真是狼狈啊，梁纪想，向来强悍勇武、无往不利的飞鹰组，也会有现在这样满身泥水狼狈不堪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更显示出那名蒙着脸的新头领的与众不同之处。一直以来，他都只是一言不发地在前方带队，脚下迅疾如风，并且不时用手势提醒手下们注意着脚下，以便绕开沼泽地。从这个人的举手投足来看，明显带着某种高贵的气质，即便双足沾满了污泥也不能掩盖。另一方面，他又对夜沼非常熟悉，难道之前就已经前来探查过了吗？

又走了大约半个对时，梁纪的脚下突然踩到了干燥坚硬的地面。他仔细一看，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地方。在周围宽阔的沼泽地的包围下，夜沼里赫然出现了一大片干地。

借着月光，梁纪粗略地观察了一下，发现这片干地的出现非常突兀，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反倒很像是某种人为的行动所造成的。就像是有人使用了极度强大的力量，将这一大片沼泽全部蒸发殆尽，又用可怕的高温烧灼泥土，形成了这样一片硬地。他的心里微微一寒，与此同时，蒙面的新头领做

了一个手势，该手势明白无误地告诉所有人：当心，危险接近了。

飞鹰们都拔出了随身的短剑。这是一种特制的短剑，剑身分两截，可以拉长也可以缩短，能够灵活应对不同的武器。同时他们也准备好了吹管，随时可以吹出致命的毒针。但眼前只有一片黑暗和寂静，敌人是谁，又藏在哪里呢？

飞鹰们跟在头领身后，小心翼翼地前进。梁纪发现鹰眼显得无比紧张，和往常指挥若定的时候判若两人，并且仿佛恨不能随时都全身挡在头领的身前。梁纪意识到，这名头领的身份绝对非同小可，搞不好是什么王公贵族。

这块干地的大小毕竟有限，一盏茶的工夫儿，他们就来到了干地的中心。在这里，人们看到了两块奇怪的半球状石块儿，如果把它们合在一起，就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圆球。蒙面头领当先走近，仔细检查了一下两个半球，忽然失声叫道：“不好，它已经发现了！”

没有人听得懂他嘴里所说的这个“它”是什么，但所有人都陷入了极度的震惊中，不是为了可能隐藏的埋伏，而是因为这个人的口音。这是一个他们十分熟悉的口音。

竟然是他！梁纪惊呆了。他实在无法想象，这个人会亲自带着飞鹰组深入夜沼，来寻找这个“它”。但梁纪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了，随着头领的这一声喊，灾难发生了。

包围着这片干地的沼泽，竟然像涨潮的河水一样凶猛地涌动起来。黑乎乎的泥浆混杂着肮脏的流水，带着令人窒息的腐臭气味，卷向了飞鹰们。虽然飞鹰组里个个都是武艺高强的精锐战士，但面对这违反常识的异动，他们一时也找不到应对的方法。而沼泽泥浆仿佛有生命一般，专门朝着有人的地方猛卷过去，转瞬间已经把十多名飞鹰拖入了深不见底的沼泽里。

而脚下干硬的地面也在这时候突然颤抖起来，地表出现了纵横交错的裂缝，突然冒起了一根根尖锐的石笋。飞鹰们猝不及防，不少人当即被刺穿身

体而亡。

梁纪满身大汗，使出浑身解数，躲闪着泥浆和石笋的双重攻击。他用眼角的余光注意到，鹰眼一直尾随着头领，全力保护着他，但头领似乎还在嫌鹰眼碍手碍脚，一伸手推开了鹰眼。

“你出来！你出来啊！”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怒吼着，声音即便在泥浆的呼啸中也显得格外清晰，“你给我出来，让我见一见你！快出来啊！”

但除了喷涌的泥浆和致命的石笋之外，并没有任何东西现身回应。就在这时，梁纪注意到，那两个巨大的半球悄悄地晃动起来，他赶忙大叫一声：“小心！”

但已经太晚了，两个半球陡然立了起来，在头领狂呼怒吼之际，一下子合拢，把他关在了里面。与此同时，筋疲力尽的梁纪终于没能躲过毒蛇般的沼泽泥浆的连续袭击，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狠狠地拽入了沼泽里。

永恒的黑暗在一瞬间将他吞没。

若干天之后，梁纪的死讯连同所有飞鹰组成员的死讯，传回了他们的亲人那里。这些人无一例外被定性为“战死”，并且连尸骨都没能运回来。在亲人们呼天抢地的泪水中，在军方对飞鹰组全军覆没的痛惜怒骂中，那一夜发生在夜沼的难以解释的惨剧，被悄无声息地彻底掩盖了。

第二个十年过去了。某一个夜晚，九州某处。



“它已经诞生，它已经成长，它已经强大。在未来的岁月里，也许九州大地上再也没有能够阻挡它的生物了。”

“您能确定吗，师父？”

“星相的指引是不会出错的。我已经观察六十年了。六十年来的九州星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混乱，像现在这样危险。暗月的力量正在蓄积，暗月的阴影即将遮蔽整个大地，到那时候，我们都将无路可逃。而这一切，就将通过它的双手来实现。”

“那我们该怎么办，师父？难道我们不能想办法消灭它吗？”

“消灭它，首先需要找到它。但以它的力量，隐匿掉自己的行迹应该是轻而易举之事。即便要找到它，也需要消耗漫长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已经足够它完成阴谋了。”

“什么阴谋？”

“毁灭九州，毁灭六族，毁灭这片大地上的生灵万物。”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师父？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有的，虽然希望十分渺茫，但渺茫的希望也比完全没有要强。而这希望，就落在你的身上了。”

“我的身上？”

“是的，在我的弟子中，我只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你身上，这也是今夜我召你来的原因——你将要承担起我交给你的重任。”

“徒弟万死不辞！”



“你仔细听好了，要对抗它的阴谋，必须依靠神器，而你的职责，就是寻找神器。”

“神器？”

“是的，神器，天神赐予九州的神器，分别庇佑九州六族的神器。”